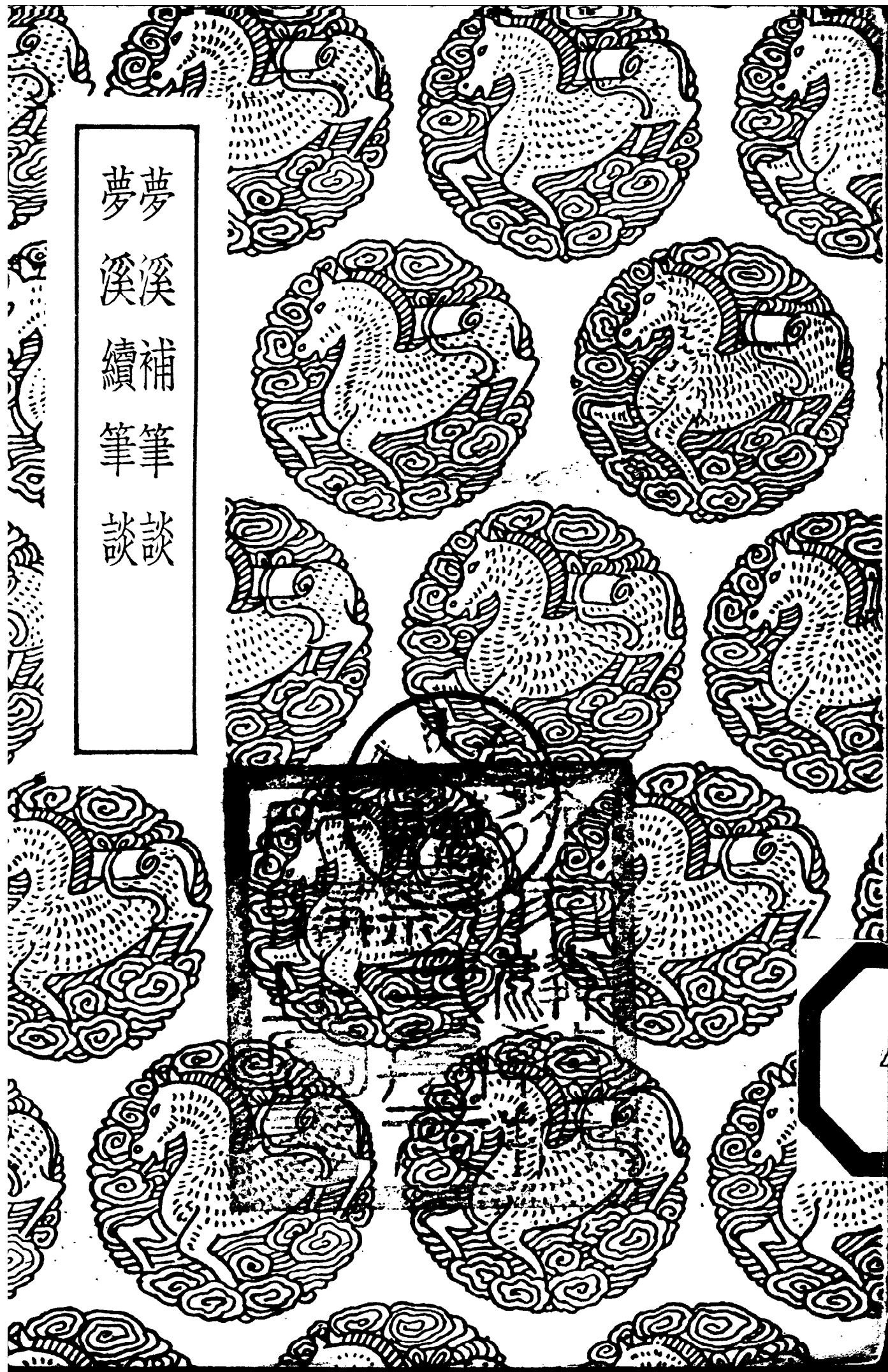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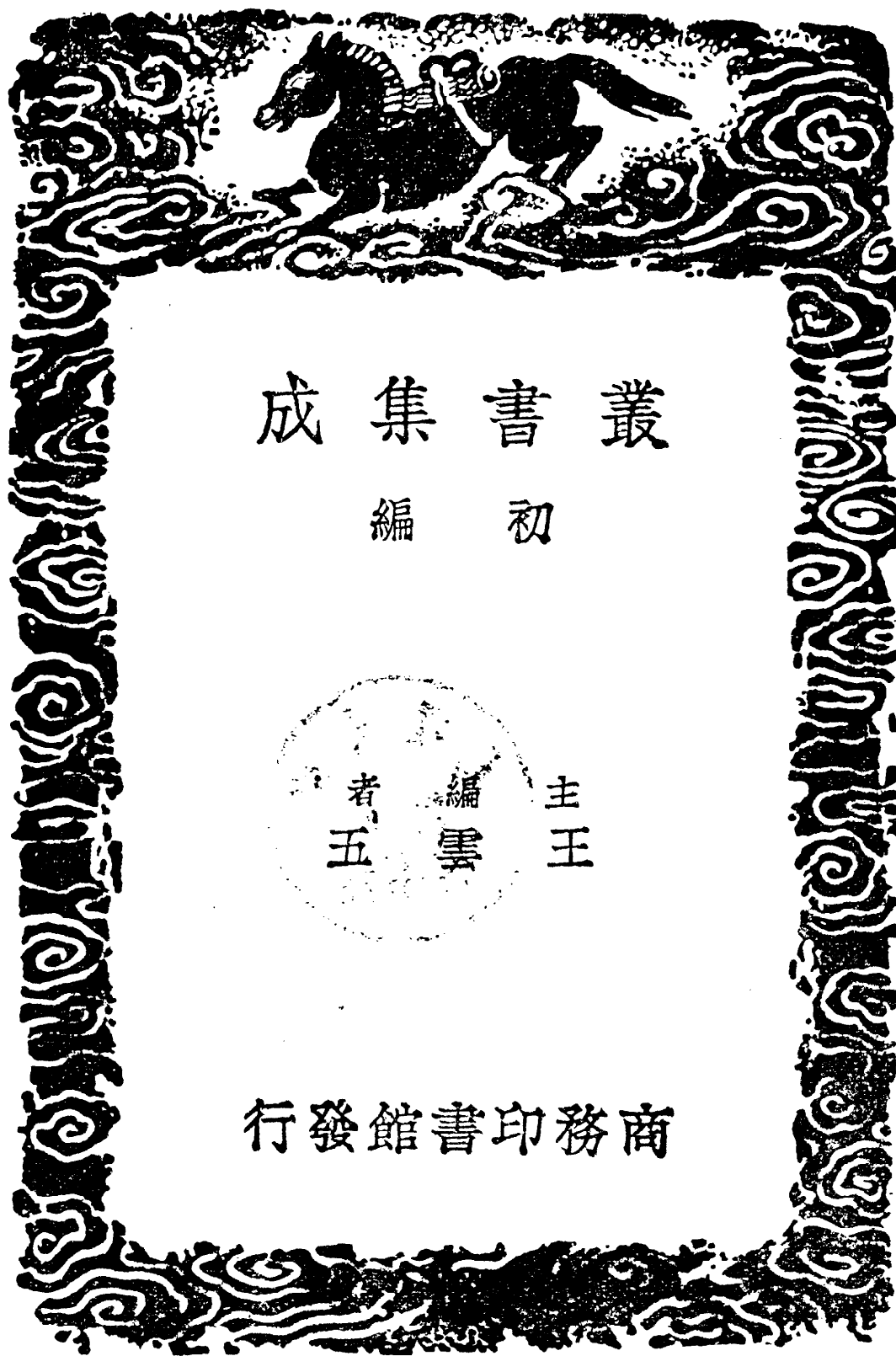


夢溪續筆談
夢溪補筆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WD



001100526615

夢溪補筆談

沈括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稗海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寶顏本文注混淆段落舛錯稗海本亦不免學津本從稗海出而加釐訂故據以排印中脫二條仍據稗海本補抄附後

補筆談

補第二卷後十件

故事。不御前殿。則宰相一員。押常參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卽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韓忠獻當國。遇奏事退晚。卽依舊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樂道爲御史中丞。彈奏語過當。坐謫陳州。自此令宰臣奏事至辰時未退。卽一面放班。遂爲定制。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禮。則推恩遷一官。不增俸。熙寧中。張丞相杲卿以太子太師致仕。用子廕當遷僕射。廷議以爲執政官。非可以子廕遷授。罷之。前兩府致仕。不以廕遷官。自此始。

故事。初授從官。給諫。未衣紫者。告謝日。面賜金紫。何聖從在陝西。就任除待制。仍舊衣緋。後因朝闕。值大宴。殿上獨。從緋衣。仁宗問所以。中筵起。乃賜金紫。遂服以就坐。近歲許沖元除知制誥。猶著綠。告謝日。面賜銀緋。後數日。別因對方賜金紫。

自國初以來。未御正衙視朝。百官辭見。必先過正衙。正衙旣不御。但望殿兩拜而出。別日卻赴內朝。熙寧中。草視朝儀。獨不立見辭謝班。正御殿日。卻謂之無正衙。須候次日。依前望殿虛拜。謂之過正衙。蓋闕文也。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偁於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夏鄭公爲忠武軍節度使，自河東中徙知蔡州，道經許昌，時李獻臣爲守，乃徙居他室，空使宅以待之。時以爲知體，慶歷中，張鄧公還鄉過南陽，范文正公亦虛室以待之，蓋以其國爵也，遂爲故事。國朝儀制，親王玉帶不佩魚，元豐中，上特制玉魚袋賜楊王、荆王，施於玉帶之上。

舊制，館職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試，唯檢討不試。初置檢討官，只作差遣，未比館職故也。後來檢討給職錢，竝同帶職，在校勘之上，亦承例不試。

舊制，侍從官學士以上方腰金，元豐初，授陳子雍以館職，使高麗還，除集賢殿脩撰，賜金帶，館職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比唐人都堂見宰相之禮。唐人都堂見宰相之禮，或參辭謝事，先具事因，申取處分，有非一事，故稱件狀如前。宰相狀後判引，方許見。後人漸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諂敬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予曾見白樂天詩藁，乃是新除壽州刺史李_{其忘}名門狀，其前序住京因宜及改易差遺數十言，其末乃言謹祇候辭某官，至如稽首之禮，唯施於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則雖交遊皆稽首，此皆生於諂事上官者，始爲流傳，至今不可復革。

補第三卷二件一中一後

今人多謂廊屋爲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所覆處，故曰立於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廊簷之下

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至如今人謂兩廊爲東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謂之榮。榮屋翼也。今之兩徘徊。又謂之兩廈。四柱屋則謂之東西靄。今謂之金廂道者是也。梓榆南人謂之樸。齊魯間人謂之駁馬。駁馬卽梓榆也。南人謂之樸。樸亦言駁也。但聲之訛耳。詩。隰有六駁。是也。陸璣毛詩疏。檀木皮似繫迷。又似駁馬。蓋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斑駁似馬之駁者。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爲獸。鋸牙食虎豹。恐非也。獸動物。豈常止於隰者。又與苞櫟。苞棣。樹檉非類。直是當時梓榆耳。

補第四卷後十件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故立廟號爲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瓊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勝讚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之可也。不當卻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既

稱玉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玉也。王與玉字誤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耳。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嘗欲以爲皇后。帝寢疾。才人侍左右。熟視曰。吾氣奄奄。願與汝辭。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一殉。及大漸。審帝已崩。卽自經於幄下。宣宗卽位。嘉其節。贈賢妃。按李衛公文武兩朝獻替記云。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以驕妬忤旨。日夕而殞。羣情無不驚懼。以謂上成功之後。喜怒不測。與唐書所載全別。獻替記乃德裕手自記錄。不當差謬。其書王妃之死。固已不同。據獻替記所言。則王氏爲妃久矣。亦非宣宗卽位乃始追贈。按張祐集有孟才人歎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以其懇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尙溫。而腸已絕。詳此。則唐書所載者。又疑其孟才人也。

建茶之美者。號北苑茶。今建州鳳凰山。土人相傳謂之北苑。言江南嘗置官領之。謂之北苑使。予因讀李後主文集。有北苑詩及文苑紀。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內園使。李氏時有北苑使。善製茶。人競貴之。謂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學士甌之類。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晉公爲北苑茶錄云。北苑地名也。今曰龍焙。又云。苑者天子園囿之名。此在列郡之東隅。緣何卻名

北苑丁亦自疑之。蓋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誤傳。自晉公實之於書。至今遂謂之北苑。唐以來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語。而不考其意。凡說武人多云衣短後衣。不知短後衣作何形製。短後衣出莊子說劍篇。蓋古之士人衣皆曳後。故時有衣短後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後。豈復更有短後之衣。

班固論司馬遷爲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正是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說論皆有所指。不徒爲之。班固乃譏遷是非頗謬於聖賢。論甚不慊。

人語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間事未嘗離口也。而字書中須讀作否音也。若謂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豈可謂之否可。不然豈可謂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豈可曰否否然也。古人言音決非如此。止是字書謬誤耳。若讀莊子不可乎不可。須云否可。讀詩須云曷否肅雍。胡否飲焉。如此全不近人情。古人謂章句之學。謂分章摘句。則今之疏義是也。昔人有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於義理耳。今人或謬以詩賦聲律爲章句之學。誤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如易云終日乾乾。兩乾字當爲兩句。上乾知至至之下。乾知終終之也。王臣蹇蹇。兩蹇字爲王與臣也。九五六二。王與臣皆處蹇中。王任蹇者也。臣或爲冥鴻可也。六二所以不去者。以應乎五故也。則六二之蹇。匪躬之故也。後人又改蹇蹇字爲蹇。以蹇蹇

比謬謬尤爲訛謬。君子夫夫，夫夫二義也。以義決其外，勝已之私于內也。凡卦名而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來之坎坎是也。先儒多以爲連語，如鯢鯢啞啞之類讀之，此誤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咥人凶，當爲句。君子則夫夫矣，何咎之有？況於凶乎？自天祐之吉，當爲句，非吉而利，則非所當祐也。

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安國謂湯沒至太甲方稱元年。按孟子：成湯之後，尙有外丙、仲壬，而尙書疏非之。又或謂古書缺落，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湯誓：仲虺之誥，皆成湯時誥命。湯沒至太甲元年，始復有伊訓著于書，自是孔安國離其文於太甲元年下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讀之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則文自足，亦非缺落。堯之終也，百姓如服考妣之喪三年，百姓有命者也。爲君斬衰，禮也。邦人無服，三年四海無作樂者，况畿內乎？論語曰：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似此之類極多，皆義理所繫，則章句亦不可不謹。

古人引詩，多舉詩之斷章。斷音段，讀如斷截之斷。謂如一詩之中，只斷取一章，或一二句取義，不取全篇之義，故謂之斷章。今之人多讀爲斷章，斷音鍛，爲詩之斷句，殊誤也。詩之末句，古人只謂之卒章。近世方謂斷句。

古人謂幣言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漬丹，稊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縹，縹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窺，窺，頰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阜帛爲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疋屈而束之，今用十疋者，非

也。易曰：束帛戔戔，戔戔者寡也，謂之盛者，非也。

經典釋文如熊安生輩，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陸德明吳人，多從吳音。鄭康成齊人，多從東音。如璧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贖刑，贖音樹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肉爲揉，謂贖爲樹，如打字音丁梗反，罷字音部買反，皆吳音也。如瘍醫祝藥，剗殺之齊，祝音呪，鄭康成改爲注，此齊魯人音也。至今齊謂注爲呪，官名中尙書，本秦官，尙音上，今上謂之常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尙爲常。

補第五卷一件中

興國中，琴待詔朱文濟鼓琴爲天下第一。京師僧慧日大師，夷中盡得其法，以授越僧義海。海盡夷中之藝，乃入越州法華山習之，謝絕過從，積十年不下山。晝夜手不釋絃，遂窮其妙。天下從海學琴者輻輳，無有臻其奧。海今老矣，指法於此遂絕。海讀書能爲文，士大夫多與之遊，然獨以能琴知名。海之藝不在於聲，其意韻蕭然，得於聲外，此衆人所不及也。

補第六卷二件一中

又一說：子午屬庚。此納甲之法：震初爻納庚子，庚午也。丑未屬辛。巽初爻納辛，丑辛未也。寅申屬戊。坎初爻納戊，寅戊申也。卯酉屬己。離初爻納己，卯己酉也。辰戌屬丙。艮初爻納丙，辰丙戌也。巳亥屬丁。兌初爻納丁，巳丁亥也。一言而得之者，宮與土也。假令庚子，庚午一言便得庚，辛丑辛未一言便得辛，戊寅戊申一言便得戊，己卯己酉一言便得己，故皆屬土。三言而得之者，徵與火也。假令戊子，戊午皆三言而得戊，丁卯丁酉皆三言而得丁，故皆屬火。五言而

得之者羽與水也。假令丙子丙午皆五言而得庚。丁丑丁未皆五言而得辛。甲寅七言面得之者商與金也。假令

甲午皆七言而得庚。乙丑乙未皆七言而得辛。壬申壬寅皆七言而得戊。乙卯乙丑皆五言而得巳。故皆屬水。九言而得之者角與木也。假令壬子壬午皆九言而得庚。庚申皆九言而得戊。癸丑癸酉皆七言而得巳。故皆屬金。

庚申皆九言而得戊。辛卯辛酉皆九言而得巳。故皆屬金。此出於抱朴子云是河圖玉版之文。然則一何以屬土。三何以屬火。五何以屬金。其說云中央總斡天之氣一。南方丹天之氣三。北方玄天之氣五。西方素天之氣七。東方蒼天之氣九。皆奇數而無偶數。莫知何義。都不可推考。

十二律每律名用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七聲。宮、羽、商、角、徵、變宮、變徵也。今燕樂二十八調用聲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合。大石同此。加下五。共十聲。中呂雙調、中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雙角同此。加高一。共十聲。高宮、高般涉皆用九聲。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聲。道調、宮、小石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宮、尺、上、高一、下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聲。南呂宮、歇指調、南呂調皆用七聲。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下工。共八聲。仙呂宮、林鍾商、仙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鍾角加高工。共十聲。黃鍾宮、越調、黃鍾羽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聲。外則爲犯。燕樂七宮。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七商、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七角、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鍾角、七羽、中宮、呂調、南呂調。又名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又名大石調。般涉調、高般涉、正平調。

補第七卷十件一中後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今燕樂只以合字配黃鍾。下四字配大呂。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夾鍾。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勾字配蕤賓。尺字配林鍾。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下凡字配無射。高凡字配應鍾。六字配黃鍾清。下五字配大呂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緊五字配夾鍾清。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亦不能盡歸本律。故有祖調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凡此之類。皆後世聲律瀆亂。各務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間亦自有倫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備紀。

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太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絃之有十三汎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絃。其節亦十三。盈尺之絃。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爲十三徽。不獨絃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爲磬之法。已上則磨其端。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於擊而有韻處。卽與徽應。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絃之有十三泛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嘗及此。不得正聲。不足爲器。不得中聲。不得爲樂。

律有四清宮。合十二律爲十六。故鍾磬以十六爲一堵。清宮所以止於四者。自黃鍾而降至林鍾。宮、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則卽以黃鍾爲角。南呂以大呂爲角。則民聲皆過於君聲。須當折

而用黃鍾、大呂之清宮。無射以黃鍾爲商。太簇爲角。應鍾以大呂爲商。角鍾不可。不用清宮。此清宮所以有四也。其餘徵、羽。自是事物用變聲。過於君聲無嫌。自當用正律。此清宮所以止於四而不止於五也。君臣民用從聲。事物用變聲。非但義理次序如此。聲必如此。然後和。亦非人力所能強也。

本朝燕部樂。經五代離亂。聲律差舛。傳聞國初。比唐樂高五律。近世樂聲漸下。尙高兩律。予嘗以問教坊老樂工云。樂聲歲久。勢當漸下。一事驗之可見。教坊管色。歲月浸深。則聲漸差。輒復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唯方響皆是古器。鐵性易縮。時加磨瑩。鐵愈薄而聲愈下。樂器須以金石爲準。若准方響。則聲自當漸變。古人制器用石與銅。取其不爲風雨燥濕所移。未嘗用鐵者。蓋有深意焉。律法旣亡。金石又不足恃。則聲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

古樂鍾皆圓。如奩瓦。蓋鍾圓則聲長。匾則聲短。聲短則節。聲長則曲。節短處聲皆相亂。不成音律。後人不知此意。悉爲圓鍾。急叩之多晃晃爾。清濁不復可辨。

琴瑟絃皆有應聲。宮絃則應少宮。商絃卽應少商。其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須依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絃令聲和。乃剪紙人加絃上。鼓其應絃。則紙人躍。他絃卽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絃亦震。此之謂正聲。

樂中有敦掣住三聲。一敦一住。各當一字。一大字住當二字。一掣減一字。如此遲速方應節。琴瑟亦然。更有折聲。唯合字無折。一分折二分。至於折七八分者。皆是舉指有淺深。用氣有輕重。如笙簫則全在用。

氣。絃聲只在抑按。如中呂宮一字。仙呂宮五字。皆比他調高半格。方應本調。唯禁伶能知。外方常工多不喻也。

熙寧中宮宴。教坊伶人徐衍戛嵇琴。方進酒而一絃絕。衍更不易琴。只用一絃終其曲。自此始爲一絃嵇琴格。

律呂宮商角聲各相間一律。至徵聲頓間二律。所謂變聲也。琴中宮商角皆用纏絃。至徵則改用平絃。隔一絃鼓之。皆與九徽應。獨徵聲與十徽應。此皆隔兩律法也。古法唯有五音。琴雖增少宮、少商。然其用絲各半本律。乃律呂清倍法也。故鼓之。六與一應。七與二應。皆不失本律之聲。後世有變宮、變徵者。蓋自羽聲隔八相生再起宮。而宮生徵。雖謂之宮。徵而實非宮徵聲也。變宮在宮、羽之間。變徵在角、徵之間。皆非正聲。故其聲脆雜破碎。不入本均。流以爲鄭衛。但愛其清焦。而不復古人純正之音。惟琴獨爲正聲者。以其無間聲以雜之也。世俗之樂。惟務清新。豈復有法度。烏足道哉。

十三律配燕樂二十八調。除無徵音外。凡殺聲黃鍾宮今爲正宮。用六字。黃鍾商今爲越調。用六字。黃鍾角今爲林鍾角。用尺字。黃鍾羽今爲中呂調。用六字。大呂宮今爲高宮。用四字。大呂商。大呂角。大呂羽。太簇宮今燕樂皆無。太簇調今爲大石調。用四字。太簇角今爲越角。用工字。太簇羽今爲正平調。用四字。夾鍾宮今爲中呂宮。用一字。夾鍾商今爲高大石調。用一字。夾鍾角。夾鍾羽。姑洗商今燕樂皆無。姑洗角今爲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爲高平調。用一字。中呂宮今爲遊調宮。用上字。中呂商今爲雙調。

用上字。中呂角今爲高大石調。用六字。中呂羽今爲仙呂調。用上字。蕤賓宮、商、羽角今燕樂皆無。林鍾宮今爲南呂宮。用尺字。林鍾商今爲小石調。用尺字。林鍾角今爲雙角。用四字。林鍾羽今爲大呂調。用尺字。夷則宮今爲仙呂宮。用工字。夷則商、角、羽、南呂宮今燕樂皆無。南呂商今爲歇指調。用工字。南呂角今爲小石角。用一字。南呂羽今爲般涉調。用四字。無射宮今爲黃鍾宮。用凡字。無射商今爲林鍾商。用凡字。無射角今燕樂皆無。無射羽今爲高般涉調。用凡字。應鍾宮、應鍾商今燕樂皆無。應鍾角今爲歇指角。用尺字。應鍾羽今燕樂極。下有闕文

補第八卷一件中

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謂之入易。吳人謂之倒布。壬日氣候如本月。癸日差溫類九月。甲日類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時節。卽溫。夏卽暑。冬卽寒。辛日以後。自如時令。此不出陰陽書。然每歲候之。亦時有准。莫知何謂。

補第九卷一件中

盧肇論海潮。以謂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因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予嘗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之萬萬無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時。去海遠。卽須據地理增添時刻。月正午而生者爲潮。則正子而生者爲汐。正子而生者爲潮。則正午而生者爲汐。

補第十卷後七件

歷法見於經者。唯堯典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置閏之法。自堯時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閏之法。先聖王所遺。固不當議。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後世者。如歲差之類。方出於近世。此固無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沒。謂之一日。月一盈虧。謂之一月。以日月紀天。雖定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復與日會。歲十二會而尙有餘日。積三十二月復餘一會。氣與朔漸相遠。中氣不在本月。名實相乖。加一月謂之閏。閏生於不得已。猶構舍之用礮楔也。自此氣朔交爭。歲年錯亂。四時失位。筭數繁猥。凡積月以爲時。四時以成歲。陰陽消長。萬物生殺。變化之節。皆主於氣而已。但記月之盈虧。都不繫歲事之舒慘。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時已謂之春矣。而猶行肅殺之政。則朔在氣前者是也。徒謂之乙歲之春。而實甲歲之冬也。時尙謂之冬也。而已行發生之令。則朔在氣後者是也。徒謂之甲歲之冬。乃實乙歲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爲實。而生殺之實反爲寓。而又生閏月之贅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今爲術。莫若用十二氣爲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爲仲春之一日。大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間。縱有兩小相併。一歲不過一次。如此則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陵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不須改舊法。唯月之盈虧。事雖有繫之者。如海胎育之類。不預歲時寒暑之節。寓之歷間可也。借以元祐元年爲法。當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歷術。豈不簡易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予先驗天百刻有餘。有不足。人已疑其說。又謂十二次斗建當隨歲差遷徙。人愈駭之。今此歷論。尤當取

怪怒攻罵。然異時必有用予之說者。

五行之時謂之五辰者。春夏秋冬各主一時。以四時分屬五行。則春夏秋冬雖屬木火金水。而建辰建未建戌建丑之月。各有十八日屬土。故不可以時言。須當以月言。月謂之十二辰。則五行之時謂之五辰也。黃帝素問有五運六氣。所謂五運者。甲巳爲土運。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戊癸爲火運。如甲巳所以爲土。戊癸所以爲火。多不知其意。予按素問五運大論。黃帝問五運之所始於岐伯。引太始天元冊文曰。始於戊巳之分。所謂戊巳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王猷注引遁甲六戊爲天門。六巳爲地戶。天門在戌亥之間。奎壁之分。地戶在辰巳之間。角軫之分。凡陰陽皆始於辰。上篇所論十二月謂之十二辰。十二支亦謂之十二辰。十二時亦謂之十二辰。日月星謂之三辰。五行之時謂之五辰。五運起於角軫者。亦始於辰也。甲巳之歲。戊巳齡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土運。角屬辰。軫屬巳。甲巳之歲得戊辰。己巳干皆土。故爲土運。下皆同此。乙庚之歲。庚辛素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金運。庚辰辛巳也。丙辛之歲。壬癸元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水運。壬辰癸巳也。丁壬之歲。甲乙蒼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木運。甲辰乙巳也。戊癸之歲。丙丁丹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火運。丙辰丁巳也。

素問曰。始於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凡運臨角軫。則氣在奎壁。以應之。氣與運常同。天地之門戶。故曰。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甲巳之歲。戊巳土臨角軫。則甲乙木在奎壁。奎屬戌。壁屬亥。甲巳之歲得甲戌乙亥。下皆同此。曰。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者。乙庚之歲。庚辛金臨角軫。則丙丁火在奎壁。曰。水位之下。土

氣承之者。丙辛之歲。壬癸水臨角。軫則戊己土在奎。壁曰風位之下。金氣承之者。丁壬之歲。甲乙木臨角。軫則庚辛金在奎。壁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者。戊癸之歲。丙丁火臨角。軫則壬癸水在奎。壁古今言素問者。皆莫能喻。故具論如此。

世之言陰陽者。以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五行相從。唯戊己則常與丙丁同行。五行家則以戊寄於己。己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戊寄於己。而以己寄於未。唯素問以奎壁爲戊分。軫角爲己分。奎壁在亥戌之間。謂之戊分。則戊當在戌也。軫角在辰己之間。謂之己分。則己當在辰也。遁甲以六戊爲天門。天門在戌亥之間。則戊亦當在戌。六己爲地戶。地戶在辰巳之間。則己亦當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己寄焉。二說正相合。按字書。戊從戊從一。則戊寄於戌。蓋有從來。辰文從厂。音漢從衣。音六左傳亥有二首六身。亦用此厂字。從乙。音隱從巳。則巳寄於辰。素問遁甲相符矣。五行土常與水相隨。戊陽土也。一水之生數也。水乃金之子。水寄於西方金之末者。生水也。而旺土包之。此戊之理如是。巳陰土也。六水之成數也。水乃木之母。水寄於東方木之末者。老水也。而衰土相與隱於厂下者。水土之墓也。厂山巖之可居者。乙隱也。

律有實積之數。有長短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所謂實積之數者。黃鍾管長九寸。徑九寸。以黍實其中。其積九九八十一。此實積之數也。林鍾長八寸。徑九分。八九七十二。前失書稱八八六十四。誤也。解具下文。餘律準此。所謂長短之數者。黃鍾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長六寸。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長八寸。此長短之數也。餘律準此。所謂周徑之數者。黃鍾長九寸。圍九分。古人言黃鍾圍九分。舉盈數耳。細率之。當周九分七分之二。林鍾長六寸。亦圍

九分。十二律皆圍九分。前漢志言林鍾圍六分者誤也。予於樂論辨之甚詳。史記稱林鍾五寸十分四。此則六分九五十四。足以驗前漢誤也。餘律準此。所謂清濁之數者。黃鍾長

九寸爲正聲。一尺八寸爲黃鍾濁宮。四寸五分爲黃鍾清宮。倍而長爲濁宮。倍而短爲清宮。餘律準此。

八卦有過揲之數。有歸餘之數。有陰陽老少之數。有河圖之數。所謂過揲之數者。亦謂之八卦之策。乾九
 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九三十六。坤六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六二十四。此乾坤之策。過揲之數也。餘
 卦準此。前卷敘之已詳。所謂歸餘之數者。乾一爻三少。初變之初五。再變三變之初各四。并卦爲十四爻。三合
 四十二。此乾卦歸餘之數也。坤一爻三少。初變之初九。再變三變各八。并卦爲二十六爻。三爻合之七
 十八。此坤卦歸餘之數也。餘卦准此。陰陽老少之數。乾九揲而得之。故曰老陽之數九。坤六揲而得之。
 故曰老陰之數六。震艮坎皆七揲而得之。故曰少陽之數七。巽離兌皆八揲而得之。故曰少陰之數八。
 所謂河圖之數者。河圖北方一南方九。東方三西方七。東北八西北六。東南四西南二。中央五。乾得南
 中北。故其數十有五。坤得東西南東北西北。故其數十有七。巽得
 南中東北西北。故其數十有八。坎得東西南西南東北西北中。故其數十有五。離得東西南北。故其
 數十有二十。艮得南東西南東北西北。故其數十有三。兌得東西南西南中北。故其數十有二。具圖如後。圖缺
 揲著之法。凡一爻含四卦。凡一陽爻。乾爲老陽。兩多一少。非震即坎。非坎即艮。少在前。震也。少在中。坎也。
 少在後。艮也。三揲之中。含此四卦。方能成一爻。陰爻亦如此。三爻坤爲老陰。兩少
 一多。非巽即離。非離即兌。多在前則巽也。多在中。離也。多在前。兌也。積三爻爲內卦。凡含十二卦。一爻含四卦。三爻共十二卦也。所以含十二卦。自相
 重爲六卦爻。凡得六十四卦。重卦之法。以下爻四卦乘中爻四卦。得十六卦。又以上爻四卦乘之。得六十四卦。外卦三爻亦六十四卦。以內外六

重爲六卦爻凡得六十四卦。

重卦之法，以下爻四卦乘中爻四卦，得十六卦，又以以上爻四卦乘之，得六十四卦。

十四卦復自相乘。爲四千九十六卦。方成易之卦。此卦之法也。揲著凡十有八變。成易之一卦。一卦之中。含此四千九十六卦在其間。細算之乃見。凡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此變卦法。周易是也。六十四卦之爲四千九十六卦。此之卦法也。如乾之坤之屯之蒙盡六十四卦。每卦皆如此。共得四千九十六卦。今焦贛易林中所載是也。四千九十六卦方得能却成一卦。終始相生。以首生尾。以尾生首。積至微之數。以成至大。積至大之數。却爲至微。循環無端。莫知首尾。故罔象成名圖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爲四千九十六卦。大小一也。積小以爲大。積大復爲小。豈非一乎。往來四千九十六卦。却變爲一卦。循環相生。莫知其端。一也。首窮而成尾。尾窮而反成首。豈非一乎。故至誠可以前知。始末無異故也。以夜爲往者。以晝爲來。以晝爲往者。以夜爲來。來往常相代。而吾所以知之者一也。故藏往知來。不足怪也。聖人獨得之於心。而不可言喻。故設象以示人。象安能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學者當觀象以求聖人所以自然得者。宛然可見。然後可以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矣。易之象如是。非獨此數也。知言象爲糟粕。然後可以求易。

補第十一卷一件中

有一朝士與王沂公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爾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補第十三卷三件中

孫伯純史館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洛要、板浦、惠澤三鹽場。孫以爲非便。發運司親行郡。決欲爲之。孫抗論排沮甚堅。百姓遮孫自言置鹽場爲便。孫曉之曰。汝愚民不知遠計。官賣鹽雖有近利。官鹽患在不售。不患鹽不足。鹽多而不售。遺患在三十年後。至孫罷郡。卒置三場。近歲連海間。刑獄盜賊差徭。比舊浸繁。多緣三鹽場所置積鹽如山。運賣不行。虧失欠負。動輒破人產業。民始患之。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幹。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被科無已時也。其遠慮多類此。

孫伯純史館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狀字。當從犬當從大。因而搆訟。孫令褫去巾帶。紗帽下。乃是青巾。孫判其牒曰。偏傍從大。書傳無聞。巾帽用青。屠沽何異。量責小杖八下。蘇民聞之。以爲口實。

忠定張尙書曾令鄂州崇陽縣。崇陽多曠土。民不務耕。唯以植茶爲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麻特盛於鄂岳之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於茶租。獨崇陽無茶租。民監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錢買菜。答而遣之。自後人皆置圃。至今謂蘆菰爲張知縣菜。

補十五卷後六件

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實。邏者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熙河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殉。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面。蕃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戊

兵步騎甚衆。芻糧亦富。戎人得牒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寶元元年。黨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爲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敵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爲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亦聊欲安衆心耳。

韓信襲趙。先使萬人背水陣。乃建大將旗鼓井陘口。與趙人大戰。佯敗。棄旗鼓走水上軍。背水而陣。已是危道。又棄旗鼓而趨之。此必敗勢也。而信用之者。陳餘老將。不以必敗之勢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過餘。乃敢用此耳。向使餘小黠於信。信豈得不敗。此所謂知彼知己。量敵爲計。後之人不量敵勢。襲信之跡。決敗無疑。漢五年。楚漢決勝於垓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高帝在其後。絳侯柴武在高帝後。信先合不利。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楚師。此亦拔趙策也。信時威震天下。籍所憚者獨信耳。信以三十萬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後不疑。故信與二將得以乘其隙。此建成墮馬勢也。信兵雖却。而二將維其左右。高帝軍其後。絳侯柴武又在其後。異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項籍也。用破趙之迹則殲矣。此皆信之奇策。觀古人者。當求其意。不徒視其迹。班固爲漢書。乃削此一事。蓋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戰耳。從古言韓信善用兵。書中不見信所以善者。予以謂信說高帝還用三秦。據天下根本。見其斷虜魏豹。斬龍且。見其智。拔趙破楚。見其應變。西向師亡虜。見其

有大志。此其過人者。惜乎漢書脫略。漫見於此。

种世衡初營清澗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剛果有謀。以義烈自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崧酣酒狎博。無所不爲。世衡遇之愈厚。留歲餘。崧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繫捶掠。極其苦楚。凡一月。濱於死者數矣。崧終不伏。曰。崧丈夫也。公聽姦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世衡審其不可屈。爲解縛沐浴。復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爾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間。萬一可脅。將洩吾事。設虜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崧默然曰。試爲公爲之。世衡厚遺遣之。以軍機密事數條與崧。曰。可以此藉手。仍僞報西羌臨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遇乞。虜人之謀臣也。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乞。虜人覺而疑之。執於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遷於北境。久之。遇乞終以疑死。崧邂逅得亡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侍禁。歸姓爲王。崧後官至諸司使。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世衡本賣崧爲死間。邂逅得生還。亦命也。康定之後。世衡數出奇計。予在邊得於邊人甚詳。爲新其廟像。錄其事於篇。

祥符中。禁中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排筏及般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宮門。事畢。却以斥棄瓦礫灰壤。實於塹中。復爲街衢。一

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爲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宮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卽車出澳中水。船乃完於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爲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補第十八卷後五件

李學士衡士喜藏書。有一晉人墨跡在其子緒處。長安石從事嘗從李君借去。竊摹一本。以獻文潞公。以爲真跡。一日。潞公會客出書畫。而李在坐。一見此帖。驚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歸取驗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爲石君所傳。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墻進。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跡。而以李所收爲摹本。李乃嘆曰。彼衆我寡。豈復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章樞密子厚善書。嘗有語。書字極須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之於心者。不曉吾語也。嘗自謂墨禪。

世之論書者。多自謂書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語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嬙。容貌雖不同。而皆爲麗人。然手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雖形不同。掠須是掠。磔須是磔。千變萬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縱其精神筋骨猶西施。毛嬙。而手足乖戾。終不爲完人。楊朱。墨翟。賢辯過人。而

卒不入聖域。盡得師法。律度備全。猶是奴書。然須自此入。過此一路。乃涉妙境。無跡可窺。然後入神。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是古人之八分書。謂從初篆文變隸。尚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乃全變爲隸書。卽今之正書。章艸行書。艸書皆是也。後之人乃誤謂古八分書爲隸書。以今時書爲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艸書。皆隸書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也。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謂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八分。又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非篆卽八分。未嘗用隸書。知漢魏碑文皆八分。非隸書也。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爲之。諸書畫中皆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但無後主題筆者皆非也。

補第二十卷後三件

熙寧八年。章子厚與予同領軍器監。被旨討論兵車制度。本監以周禮考工記及小戎詩考定車輪崇六尺。軹崇三尺三寸。軹未至地也。軹軹爲四尺。互圍一尺一寸。厚一尺三分寸之二。車岡也。軹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輪之數三寸九分寸之五。軹上割輻鑿眼是也。大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記謂之賢。軹之裏穿也。小穿內徑三

寸十五分寸之四。記謂之軾。軾之外穿也。輻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并輻三寸半。共三尺。大小穿其金。輻廣

三寸半。深亦如之。輿六尺六寸。車隊四尺四寸。隊音遂。謂車之深。蓋深四尺四寸。廣六尺六寸也。或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七寸三分寸之

一在軾內。崇三尺三寸。半與之深。謂之崇。較崇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較兩轆上出。二者并車高五尺五寸。車後橫

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軾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此軾乃轆木之植者。轆圍二寸

八十一分寸之十四。此二之植者。衡者如較。任正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此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軾深四尺七寸。此

船轆也。軾崇三尺三寸。此轆如橋梁。轆上四尺七寸。并衡頭爲八尺七寸。國馬高八尺。除衡頭則如馬之高。長一丈四尺四寸。軾前十尺。隊

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長六尺六寸。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兔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

當轆者。與任正。相足爲四面。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頸轆前持。踵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踵轆後承。軾廣八尺。兩轍之

陰如軌之長。側於軌前。軾二前著轡轡。後屬陰。在轡之外。脅驅長一丈。皮爲之。前繫於軾。後屬

兩服齊。兩轡齊。謂小却也。轡六。服馬二轡。驂馬一轡。度皆以周尺。一尺當今七寸三分少強。以法付作坊制車。兼習五御法。是

秋八月大閱。上御延和殿。親按藏於武庫。以備儀物而已。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渫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

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謂濁惡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方爲鼎實。今京師大屠

善熟麋者。鈎懸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意也。又古銅香爐。多鏤其底。先實火於爐中。乃以灰覆其

上火盛則難滅而持久。又防爐熱灼席。則爲盤荐水。以漸其趾。且以承灰地之墜者。其他古器率有曲

意而形制文畫大概多同。蓋有所傳授。各守師法。後人莫敢輒改。今之衆學。人人皆出己意。奇袤淺陋。棄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

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板格以度。膳羞者。正是今之立鑽。今吳人謂立鑽爲廚者。原起於此。以其貯食物也。故謂之廚。

補第二十三卷二件一中一後

韓魏公慶歷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榦。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金纏腰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爲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荊公爲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尙少一客。以州鈴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鈴轄者申狀暴泄不至。尙少一客。命取過客。歷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有陳秀公。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中。梁以爲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邱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他所。以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嘗預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典十餘郡。今爲朝請大夫致

仕。予亦識之。立儀。立則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廣州。鬱爲士族。至今謂之龜葬梁家。龜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興。其偶然邪。抑亦神物啓之邪。

補第二十五卷後一件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刁景純同知禮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下馬而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子京謂之曰。久不辱至寺。但聞走馬過門。李邕鄆獻臣立談間。戲改杜子美贈鄭廣文詩。嘲之曰。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頗遭官長罵。爲官四十年。偶未識摩氈。賴有王宣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爲一體書。寫於一幅紙上。子京於其後題六字曰。效子美評景純。獻臣復注其下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一綾扇上。高文莊在坐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所書紙爲一小帖。懸於景純直舍而去。時西羌首領喚厮羅新歸附。摩氈乃其子也。王宣慶大闢。求景純爲墓誌。送錢三百千。故有摩氈。王宣慶之誚。今詩帖在。景純之孫槩處。扇詩在。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誼。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補第二十六卷一件中

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懌。因店作。將踰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搯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遶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祖一臂。鞞雙足。乃捉其小者。剝其目。然

後壁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卽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店苦頓瘳，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爲朕如夢寫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瞠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瘡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搨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馗之象。觀此題相記，似始於開元時。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衆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李鍾馗，隋將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矣。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鍾葵。

補第二十七卷一件中

故相陳岐公，有司謚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爲甚，請謚恭，以恭謚易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故事，適足以爲累耳。錢文僖公始謚不善，人有爲之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頓故事。後乃易今謚。

補第二十八卷後八件

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不知何人所爲。所謂飛鳥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非常。旣列爲圖，則里步無緣相應。故按圖別量逕直四至，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川回屈之差。予嘗爲

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爲分率。又立准望互融。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爲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世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縣。立可成圖。毫髮無差矣。

咸平末。契丹犯邊。成將王顯。王繼忠屯兵鎮定。虜兵大至。繼忠力戰。爲契丹所獲。授以僞官。復使爲將。漸見親信。繼忠乘間進說契丹。講好朝廷。息民爲萬世利。虜母老亦厭兵。遂納其言。因寓書於莫守石普。使達意於朝廷。時亦未之信。明年。虜大下。遂至河。車駕親征。駐蹕澶淵。而繼忠自虜中具奏戎主請和之意。達於行在。上使曹利用馳遣契丹書。與之講平。利用至大名。時王冀公守大名。以虜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會圍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繼往。得殿前散直張皓。引見行在。皓攜九歲子見曰。臣不得虜情爲報。誓死不還。願陛下錄其子。上賜銀三百兩遣之。皓出澶州。爲徽騎所掠。皓具言講和之意。騎乃引與俱見戎母蕭及戎主蕭。舉車輓召皓。以木橫車輓上。令皓坐。與之酒食。撫勞甚厚。皓旣回。聞虜欲襲我北塞。以其謀告守將周文質及李繼隆。秦幹。文質等厚備以待之。黎明。虜兵果至。迎射其大帥撻覽墜馬死。虜兵大潰。上復使皓申前約。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與利用俱往。和議遂定。乃改元景德。後皓爲利用所軋。終於左侍禁。真宗後知錄其先所留九歲子收爲三班奉職。而累贈繼忠至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國史所書本末不甚備。予得其詳于張牧及王繼忠之子從任之家。蔣穎叔爲河北都轉運使日。復爲從任論奏追其功。

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於所尊尊者但批紙尾答之曰反故人謂之批反如官司批狀詔書批答之類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抗敵但空紙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處不疑不務過敬前世書啓甚簡亦少用聯幅者後世虛文浸繁無昔人款款之情此風極可惜也

風后八陣大將握奇處于中軍則并中軍爲九軍也唐李靖以兵少難分九軍又改制六花陣并中軍爲七軍予按九軍乃方法七軍乃圓法也算術方物八裏一蓋少陰之數并其中爲老陽圓物六裏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爲少陽此物之定行其數不可改易者既爲方圓二陣勢自當如此九軍之次李靖之後始變古法爲前軍右虞侯軍右軍中軍左虞侯軍後軍揚奇備伏先鋒踏白皆在陣外跳盪弩手其人皆在軍中

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爲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祕閣固之法九軍共爲一營陣則行爲陣住則爲營以駐隊遶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千萬人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邱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爲籬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有言陣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陣間士卒皆側立每兩行爲巷令面相向而立雖文應古說不知士卒側立如何應敵上疑其說使予再加詳定予以爲九軍當使別自爲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遶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爲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

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上以爲然。親舉手曰。譬如五指。若共爲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爲令。今營陣法是也。

古人尙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賓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讓客。此甚無義。惟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者。主道也。非以左爲尊也。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乃就西階。蓋嘗以西階爲尊。就主人階。所以爲敬也。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而師事之。此尊右之實也。今惟朝廷有此禮。凡臣僚登階奏事。皆由東階。立於御座之東。不由西者。天子無賓禮也。方外唯釋門主人升堂。衆賓皆立於西。惟職屬及門弟子立於東。蓋舊俗時有存者。

揚州在唐時最爲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可紀者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

茶園橋。次東大明橋。

今大明寺前。

入西水門有九曲橋。

今建隆寺前。

次東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

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

見在今州城北門外。

又南阿師橋。周家橋。

今此處爲城北門。

小市橋。

今存。

廣濟橋。

今存。

新

橋。開明橋。

今存。

顧家橋。通明橋。

今存。

太平橋。利國橋。

出南水門有萬歲橋。

今存。

青園橋。自驛橋北河

流東出有參佐橋。

今開元寺前。

次東水門。

今有新橋。非古蹟也。

東出有山光橋。

見在今山光寺前。

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

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皆在今州城西門之外。

士人李。忘其名。嘉祐中。爲舒州觀察支使。能爲水丹。時王荊公爲通判。問其法。云。以清水入土鼎中。其下以火燃之。少日則水漸凝結如金玉。精瑩駭目。問其方。則曰。不用一切。但調節水火之力。毫法不均。卽

復化去。此坎離之粹也。曰：日月各有進退節度，予不得其詳，推此可以求養生治病之理。如仲春之月，艸木奮發，鳥獸孳乳，此定氣所化也。今人於春秋分夜半時，汲井水滿大瓮中，封閉七日，發視則有水花生於瓮面如輕冰，可采以爲藥，非二分時則無。此中和之在物者。以春秋分時吐翁嚙津，存想腹胃，則有丹砂自腹中下，璀璨耀日。術家以爲丹藥，此中和之在人者。凡變化之物，皆由此道理窮元化，天人無異，人自不思耳。深達此理，則養生治疾可通神矣。

補第二十九卷後三件

世人用莽艸種類最多，有大葉如手掌者，有細葉者，有葉光厚堅脆可拉者，有柔軟而薄者，有蔓生者，多是謬誤。按本草：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今考木若石南信然，葉稀無花實亦誤也。今莽草蜀道、襄漢、浙江湖間山中有，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新紅蕊，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可翫。襄漢間漁人競採以搗飯飴魚，皆翻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石桂。白樂天有廬山桂詩，其序曰：廬山多桂樹，又曰：手攀青桂枝，蓋此木也。唐人謂之紅桂，以其花紅故也。李德裕詩序曰：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爾。衛公此說亦甚明白。古用此一類仍毒魚有驗，本草木部所收不知何緣謂之草，獨此未喻。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則不驗。人多疑流水無異，予嘗見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泮然，唯鱮鮓入江中輒死，乃知鱮鮓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

不可不知。又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詩所謂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蓋流水之魚，品流自異。

熙寧中，閩婆國使人入貢，方物中有摩娑石一塊，大如棗，黃色，微似花蕊。又無名異一塊，如蓮葯，皆以金函貯之。問其人真偽，何以爲驗，使人云：摩娑石有五色，石色雖不同，皆薑黃汁磨之，汁赤如丹砂者爲真，無名異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爲真。廣州市舶司依其言試之，皆驗。方以上聞，世人蓄摩娑石，無名異頗多，常患不能辨真偽。小說及古方書如炮炙論之類，亦有說者，但其言多怪誕，不近人情。天聖中，予伯父吏書新除明州，章憲太后有旨令於船舶求此二物，內出銀三百兩爲價值。如不足，更許於州庫貼支。終任求之，竟不可得。醫潘璟家有白摩娑石，色如糯米糍，磨之亦有驗。璟以治中毒者，得汁栗殼許入口，卽差。

補第三十卷十二件藥議二

藥有用根或用莖葉，雖是一物，性或不同。苟未深達其理，未可妄用。如仙靈脾，本草用葉，南人却用根。赤箭，本草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遠志用根，則其苗謂之小草。澤漆之根，乃是大戟。馬兜零之根，乃是獨行。其主療各別，推此而言，其根苗蓋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其殼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之。坐拏能憎人，食其心則醒。棟根皮瀉人，枝皮則吐人。邕州所貢藍藥，卽藍蛇之首，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鳥獸之肉皆補血，其毛角鱗鬣皆破血。鷹鷂食鳥獸之肉，雖筋

骨皆化而獨不能化毛。如此之類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補骨髓者。取其核溫澁。能祕精氣。精氣不泄。乃所以補骨髓。今人剝取肉用而棄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鑿。若用本草中主療。只當依本說。或別有主療。改用根莖者。自從別方。

嶺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澗中水皆有毒。唯此水無毒。土人陸行多飲之。至深冬則凝結如玉。乃天竹黃也。王彥祖知雷州日。盛夏之官。山溪澗水皆不可飲。唯剖竹取水。烹飪飲啜。皆用竹水。次年被召赴闕。冬行求竹水。不可復得。問土人。乃知至冬則凝結。不復成水。遇夜野火燒林木爲煨燼。而竹黃不灰。如火燒獸骨而輕。土人多於火後採拾。以供藥品。不若生得者爲善。

以磁石磨針鋒。則銳處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相反。理應有異。未深考耳。

吳人嗜河豚魚。有遇毒者。往往殺人。可爲深戒。據本草。河豚味甘溫無毒。補虛去濕氣。理腰腳。因本草有此說。人遂信以爲無毒。食之不疑。此甚誤也。本草所載河豚。乃今之鱖魚。亦謂之鮓。五回反魚。非人所嗜者。江浙間謂之回魚者是也。吳人所食河豚有毒。本名侯夷魚。本草注引日華子云。河豚有毒。以蘆根及橄欖等解之。肝有大毒。又爲鱖魚。吹肚魚。此乃是侯夷魚。或曰胡夷魚。非本草所載河豚也。引以爲注。大誤矣。日華子稱又名鱖魚。此卻非也。蓋差互解之耳。規魚。浙東人所呼。又有生海中者。腹上有刺。名海規。吹肚魚。南人通言之。以其腹脹如吹也。南人捕河豚法。截流爲柵。待羣魚大下之時。小拔去柵。

使隨流而下。日莫猥至。自相排蹙。或觸柵則怒。而腹鼓浮於水上。漁人乃接取之。

零陵香本名蕙。古之蘭蕙是也。又名薰。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卽此草也。唐人謂之鈴鈴香。亦謂之鈴子香。謂花倒懸枝間如小鈴也。至今京師人買零陵香。須擇有零子者。鈴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語。文士以湖南零陵郡。遂附會名之。後人又收入本草。殊不知本草正經自有薰草條。又名蕙草。注釋甚明。南方處處有。本草附會其名。言出零陵郡。亦非也。

藥中有用蘆根及葦子葦葉者。蘆葦之類。凡有十數種。蘆葦、葭、荻、蘆、萑、葦、息理反華之類皆是也。名字錯亂。

人莫能分。或疑蘆似葦而小。則蘆非葦也。今人云。葭一名華。郭璞云。蘆似葦。是一物。按爾雅云。荻、蘆、葦、蘆。蓋一物也。名字雖多。合之則是兩種耳。今世俗只有蘆與荻兩名。按詩疏。亦將葭、荻等衆名。判爲二物。曰。此物初生爲荻。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故先儒釋蘆爲萑。釋葭爲葦。予今詳諸家所釋。葭、蘆、葦皆蘆也。則荻、蘆、萑自當是荻耳。詩云。葭、荻揭揭。則葭、蘆也。荻、荻也。又曰。萑葦。則萑、荻也。葦、蘆也。連文言之。明非一物。又詩釋文云。蘆。江東人呼之爲烏蘆。今吳中烏蘆草。乃荻屬也。則信蘆爲荻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葭。謂之初生可也。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則散文言之。霜降之時。亦得謂之葭。不必初生。若對文須分大小之名耳。荻芽似竹筍。味甘脆可食。莖脆可曲如鉤。作馬鞭節。花嫩時紫。脆則白如散絲。葉色重狹長而白脊。一類小者可爲曲薄。其餘唯堪供爨耳。蘆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莖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葉闊大而色淺。此堪作障席。筐筥織壁覆屋。絞繩雜用。以其

柔韌且直故也。今藥中所用蘆根葦子葦葉。以此證之。蘆葦乃是一物。皆當用蘆。無用荻理。

扶移卽白楊也。本草有白楊。又有扶移。扶移一條本出陳藏器。本草蓋藏器不知扶移便是白楊。乃重出之。扶移亦謂之蒲移。詩疏曰。白楊蒲移是也。至今越中人謂白楊只謂之蒲移。藏器又引詩云。常棣之華。偏其反而。又引鄭注云。棠棣移也。亦名移楊。此又誤也。論語乃引逸詩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此自是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移也。蒲移乃喬木耳。木只有常棣。卽小雅所謂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者。唐棣卽論語所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常棣今人謂之郁李。爾雅詩云。六月食鬱及薁。注云。鬱。棣屬。卽白移也。以其似棣。故曰棣屬。又謂之車下李。又謂之唐棣薁。卽郁李也。郁薁同音。注謂之薁薁。蓋其實似薁。薁卽含桃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卽鬱也。唐棣也。白移也。與李卽郁李也。薁也。常棣也。與蒲移全無交涉。本草續添郁李一名車下李。此亦誤也。晉宮閣銘引華林園所種車下李與薁李。自是二物。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誤耳。今小木中卻有棣棠。葉似棣。黃花綠莖而無實。人家亭檻中多種之。

杜若卽今之高良薑。後人不識。又別出高良薑條。如赤箭再出天麻條。天名精再出地菰條。燈籠草再出苦耽條。如此之類極多。或因主療不同。蓋古人所書主療。皆多未盡。後人用久。漸見其功。主療浸廣。諸藥例皆如此。豈獨杜若也。後人又取高良薑中小者爲杜若。正如用天麻蘆頭爲赤箭也。又有用北地山薑爲杜若者。杜若古人以爲香草。北地山薑何嘗有香。高良薑花成穗。芳華可愛。土人用鹽梅汁淹

以爲菹。南人亦謂之山薑花。又曰豆蔻花。本草圖經云。杜若苗似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出峽山嶺南北。正是高良薑。其子乃紅蔻也。騷人比之蘭芷。然藥品中名實錯亂者至多。人人自主一說。亦莫能堅決。不患多記。以廣異同。

鉤吻。本草一名野葛。主療甚多。註釋者多端。或云可入藥用。或云有大毒。食之殺人。予嘗到閩中。土人以野葛毒人及自殺。或誤食者。但半葉許入口。卽死。以流水服之。毒尤速。往往投杯已卒矣。經官司勘鞠者極多。灼然如此。予嘗令人完取一株觀之。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節粗似鶴膝。葉圓有尖如杏葉。而光厚似柿葉。三葉爲一枝。如菉豆之類。葉生節間。皆相對。花黃細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於節葉之間。酉陽雜俎言。花似梔子。稍大。謬說也。根皮亦赤。閩人呼爲吻莽。亦謂之野葛。嶺南人謂之胡蔓。俗謂斷腸草。此草人間至毒之物。不入藥用。恐本草所出。別是一物。非此鉤吻也。予見千金外臺藥方中時有用野葛者。特宜仔細。不可取其名而誤用。正如侯夷魚與鱸魚同謂之河豚。不可不審也。

黃環。卽今之朱藤也。天下皆有。葉如槐。其花穗懸。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師人家園圃中作大架種之。謂之紫藤花者是也。實如皂莢。蜀都賦所謂青珠黃環者。黃環卽此藤之根也。古今皆種以爲庭檻之飾。今人採其莖於槐榦上接之。僞爲矮根。其根入藥用能吐人。

藥有一種樹生。其實可作數珠者。謂之木藥。卽本草蔓花是也。叢生可爲杖捶者。謂之牡藥。又名黃荊。卽本草牡荊是也。此兩種之外。唐入補本草。又有藥荊一條。遂與二藥相亂。藥花出神農正經。牡荊見於

前漢郊祀志從來甚久。欒荆特出唐人新附。自是一物。非古人所謂欒荆也。

紫荊陳藏器云。樹似黃荊。葉小無極。夏秋子熟正圓如小珠。大誤也。紫荊與黃荊葉叢生。小木葉如麻。葉三極而小。紫荊稍大。圓葉實如櫟。英著樹連冬不脫。人家園亭多種之。

六朝以前醫方。唯有枳實。無枳殼。故本草亦只有枳實。後人用枳之小嫩者爲枳實。大者爲枳殼。主療各有所宜。遂別出枳殼一條。以附枳實之後。然兩條主療亦相出入。古人言枳實者。便是枳殼。本草中枳實主療。便是枳殼主療。後人既別出枳殼條。便合於枳實條內。摘出枳殼主療。別爲一條。舊條內只合留枳實主療。後人以神農本經。不敢摘破。不免兩條相犯。互有出入。予按神農本經枳實條內。稱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熱。結止痢。長肌肉。利五臟。益氣輕身。安胃氣。止溏泄。明目。盡是枳殼之功。皆當摘入枳殼條。後來別見主療。如通利關節。勞氣欬嗽。背膊悶倦。散瘤結。胸脅痰滯。逐水消脹。滿大腸風。止痛之類。皆附益之。只爲枳殼條。舊枳實條內。稱除胸脅痰癖。逐停水。破結實。消脹滿。心下急。痞痛逆氣。皆是枳實之功。宜存於本條。別有主療。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條始分。各見所主。不至甚相亂。

据稗海本補二條

此二條在補第十卷後七件第一條之後。第二條之前。

天事以辰名爲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亦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有辰星。五行之時。謂之五辰。書曰。撫於五辰。是

也。以上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於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則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之月。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皆謂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於辰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出之時也。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爲之長。二舍星。大火爲之長。三行星。辰星爲之長。故皆謂之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爲經星之長。大火。天生之數。故爲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輔。遠乎日。不過一辰。故爲行星之長。



談筆續溪夢

著 括 沈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稗海及學津討原皆收有
此書學津據稗海本覆刻
而加釐訂之功故據以排
印末缺納甲一條茲據稗
海本錄出附後

續筆談

續筆談十一篇

魯肅簡公勁正不徇愛憎。出於天性。素與曹襄悼不協。天聖中。因議茶法。曹力擠肅簡。因得罪去。賴上察其情。寢前命止從罰俸。獨三司使李諮奪職謫洪州。及肅簡病。有人密報肅簡。但云今日有佳事。魯聞之。顧壻張昱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試往偵之。果襄悼謫隨州。肅簡曰。得上殿乎。張曰。已差人押出門矣。魯大驚曰。諸公誤也。利用何罪至此。進退大臣。豈宜如此之遽。利用在樞密院。盡忠於朝廷。但素不學問。倔強不識好惡耳。此外無大過也。嗟惋久之。遽覺氣塞。急召醫視之。曰。此必有大不如意事動其氣脈。已絕。不可復治。是夕。肅簡薨。李諮在洪州。聞肅簡薨。有詩曰。空令抱恨歸泉壤。不見崇山謫去時。蓋未知肅簡臨終之言也。

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荅。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

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句。近世註杜甫詩。引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鷓鴣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鷓鴣。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又嘗有近侍奉使過夔峽。見居人相率十百爲曹。設牲酒于田間。衆操兵仗羣噪而祭。謂之養鬼。養讀從去聲。言烏蠻戰殤多與人爲厲。每歲以此禳之。又疑此所謂養烏鬼者。

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間四句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露鋒鋌。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例外別贈白金百兩。

陶淵明雜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往時校定文選。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當。若作望南山。則上下句意全不相屬。遂非佳作。

狄侍郎棐之子遵度。有清節美才。年二十餘。忽夢爲詩。其兩句曰。夜臥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鴈連天。句有邱墓間意。不數月卒。高郵士人朱適。予舅氏之壻也。納婦之夕。夢爲詩兩句曰。燒殘紅燭客未起。歌斷一聲塵遶梁。不踰月而卒。皆不祥之夢。然詩句清麗。皆爲人所傳。

成都府知錄。雖京官例皆庭參。蘇明允常言。張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爲京寺丞。知錄事參軍。有司責其庭趨。生堅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獻一詩辭。忠定其間兩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忠定大稱賞。自降階執生手曰。部內有詩人如此而不知詠罪人也。遂與之升階置酒。歡語終日。還其牒。禮爲上客。

王元之知黃州日。有兩虎入郡城。夜鬪一虎死。食其半。又羣雞夜鳴。司天占之曰。長吏災。時元之已病。未幾移刺蘄州。到任謝表兩聯曰。宣室鬼神之問。絕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付之身後。上聞之。愕然顧近侍曰。禹偁安否。何以爲此語。不踰月。元之果卒。年四十八。遺表曰。豈知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

元祐六年。高麗使人入貢。上元節於闕前賜酒。皆賦觀燈詩。時有佳句。進奉副使魏繼延句有千仞綵山。

肇日起。一聲天樂漏雲來。主簿朴景綽句有勝事。年年傳習久。盛觀今屬遠方賓。

歐陽文忠有奉使回寄劉元甫詩云。老我倦鞍馬。誰能事吟嘲。王介甫贈弟和甫詩云。老我銜主恩。結草以爲期。言老我則語有情。上下句皆有惜老之意。若作我老。與老我雖同。而語無情。詩意遂頹惰。此文章佳語。獨可心喻。

韓退之詩句有斷送一生唯有酒。又曰。破除萬事無過酒。王荊公戲改此兩句爲一字題四句。曰。酒。酒。破除萬事無過。斷送一生唯有。不損一字。而意韻如自爲之。

右筆談二十六卷。係汲古原書。其補續二種。則從稗海增入者也。補編不標門目。但分題補幾卷幾件。近代馬氏刻本。重爲更定。而糾其列卷之不符。分補之多舛。其說良是。然歷觀諸家書目。篇帙分并。彼此互異者甚多。無論後人有所竄亂。卽作者自定。亦間有先後之不同。無足怪也。今補編既有三十卷之目。安知筆談初本之不原爲三十卷。而後經重訂者乎。且攷原書分卷多寡不均。如樂律象數之多至二十餘條。藝文之少至三條。則此二十六卷之目。其真出自存中之手。未敢遽必也。今試分樂律象數雜志之二爲三。異事藥議之一爲二。并藝文之三爲二。則適合三十卷之數。而其先後次第。亦悉符所補之目。惟納甲一條。錯入樂律中耳。卽謂未必盡然。而疑以傳疑。似亦無庸執彼以廢此也。恭讀四庫提要。亦疑括書或原作三十卷。而以舊本著錄。竊幸管窺有合。但商本文注混淆。其段落亦多舛錯。爰又卽馬刻再三參訂。以期妥善。而仍附著所見。以質之好古君子云。張海鵬

識。

納甲（据稗海本）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甲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

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於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

乾初爻子午故也。

中爻交於坤生坎。故坎初爻納寅申。

震納子午。順傳寅申。陽道順。

上爻交於坤生艮。故艮初爻納辰戌。

亦順傳也。

坤之初爻交於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

坤之初爻丑未故也。

中爻交於乾生離。故離初爻納卯酉。

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

上爻交於乾生兌。故兌之初爻納巳亥。

亦逆傳也。

乾坤始於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敍。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中。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敍。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也。此至理合自然也。

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苗下系於幹。其上抵於穎。處反是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子 辰戌 寅申 子午

缺原

甲寅 □ 丙子午戌辰戌 □ 庚寅申壬申

辰 申寅 午子 戌辰 戌

生艮 生坎 生震

坤乾 生兌 坤乾 生離 生巽

未 巳亥 卯酉 己未 丑

乙巳 □ □ 上卯酉 □ □ 巳丑未 □ □ 辛亥巳癸亥

卯 丑未 亥丑 酉卯 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夢溪補筆談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沈括

徐

發行人

王雲五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